

第一章 女俠重生當新娘

數十名身形衣著不同，但兵器相似的武人朝著來時的方向瘋狂追去。

而被他們全力搜捕的「毒娘子」，此時正單手抱著一只玉盒，狼狽地躲進一處洞穴中。

如果此時有人舉著火把湊近了看，會驚訝地發現這毒娘子和眾人想像中豔麗邪氣的面貌不同，她膚色白皙，面容秀美，若不是眉眼間含著江湖人的英氣，或許會被人錯認成生於閨閣中的千金小姐。

實際上她也並不是真正的毒娘子，她名叫林善舞，是一個中了劇毒，以致內力無時無刻散發毒性，被迫擔了毒娘子全部惡名的無辜人，而真正的毒娘子早在給林善舞下毒時，就被林善舞一劍捅死了。

倒楣的林善舞在殺死那個對她下毒手的女人時，並不知道她的兵器裡有毒，等到發現中毒要找解藥時，毒娘子早已經死了。

這些年她被人當做毒娘子四處追殺，身上的毒又總在月圓之夜折磨她，攪得她滿身疲憊。

她進入洞穴後，不忘用雜草藤蔓掩蓋洞口，這個洞穴中還有一具男子屍體，至少死了有兩三個時辰，身子都涼了。

林善舞將他往深處推了推，打算等她恢復後再找個地方將這具陌生男屍葬了。

她受傷頗重，只能沿著石壁慢慢坐下，而為了引開追兵，她那件白色的外袍已經丟了，此刻身上只有一件暗綠色的衣服，其上有好幾處地方被兵器劃破，露出鮮血淋漓的皮膚。

不過她並不在乎這個，能在那群人的包圍中搶到手裡這個東西，已叫她欣喜若狂。她如今所在的地方叫萬靈山，傳說中生長著無數天材地寶的洞天福地，是無數武人夢想踏足之地，她原以為這只是個傳說，偶然得知武林中一個門派尋到了萬靈山的入口，才暗中跟隨他們進入，沒想到傳說是真的，她還在這裡尋到了一朵一品聖蓮！

一品聖蓮能解百毒，只要服下去，她就能解體內之毒，再也不用背負「毒娘子」之名了！

林善舞眼中爆出希望的光彩，她打開玉盒，一朵通體雪白、花蕊處微微透出紅色的蓮花正靜靜躺在玉盒當中，她沒有猶豫，一口將這蓮花吞了下去。

一品聖蓮不但能解百毒，還能提升幾十年的功力，從今以後，她就不用再四處被人追殺，不用再整日躲躲藏藏了，等傷勢痊癒，她就找個山清水秀的地方隱居，種田織布，或是開個小店，過正常人的日子，再也不要進入江湖……

她這番暢想還未結束，心口處忽然傳來一陣絞痛，被她用內力壓制的毒性徹底爆發！

林善舞面上最後一絲血色也沒了，她捂著心口栽倒在地，痛到連運起內力壓制毒性的力氣也無。

她這才知道，自己服下的一品聖蓮是假的。

想到奪取這朵聖蓮的艱辛，想到她東躲西藏的窘迫，想到每月毒性發作的痛

苦……林善舞蜷縮在地上，眼中除了對命運的不甘與怨懟外，還有一絲茫然與悲哀。

她究竟做錯了什麼？她只是想活下來啊，為什麼連如此卑微的願望都這麼難呢？林善舞能清楚感覺到生命的流逝，她面前的世界已漸漸暗了下來，神志也越來越模糊。

意識越飄越遠，林善舞不由想到了自己的上輩子，她原本只是個普通人，車禍死後轉生到這個武俠世界，一心幻想著當個快意恩仇、英姿颯爽的江湖女俠，可直到後來才發現，原來那些主角口中輕飄飄一句「江湖險惡」，竟沉重到令她付出性命的代價！

若有來生……若是能有來生，她不要再踏入江湖，不要再捲入那麼多是非恩怨，只願做個普通女子，尋個普通人成婚，平安喜樂地度過一生……

「吉祥如意秤桿上，福祿壽喜齊相來，命中良緣天註定，紅錦挑開成夫妻！新郎官掀蓋頭囉！」

樂平縣首富傅家宅院中，張燈結綵、鞭炮齊鳴、鼓鑼打鼓、喜氣盈盈，來來往往之人俱是眉開眼笑。

一場喜宴從黃昏熱鬧到半夜，等到管事送走最後一位客人時，忽然聽見大少爺院子裡傳出一聲驚叫，緊接著便有吵嚷的動靜遠遠傳來。

管事心覺不妙，連忙往大少爺的院落走去。只是他剛剛邁進大少爺的院門，還沒來得及往裡看，迎面就被個急匆匆往外跑的人影給撞了個正著。

管事年紀大了，被那人撞得一個趔趄，險些栽倒在地，他後退了好幾步才穩住身形，抬頭一看，竟是大少爺傅家寶。

只見傅家寶一身大紅的新郎服，因著飲了酒，俊俏的面皮上紅彤彤一片，而他後頭還跟著一群丫鬟僕從，管事定睛一瞧，發現連新房裡的喜婆都跟著跑出來了。究竟出了何事？

不等管事詢問，傅家寶就推開他，大步往父親的院子裡去了，兩個伺候他的家丁連忙幾步跟了上去。

管事什麼都不知道，也不敢貿然湊過去，連忙拉住喜婆問發生了何事。

那喜婆拍著帕子歎口氣，竹筒倒豆子似的將原委都說了出來。「原先還好好的，大少爺也笑呵呵的，誰料蓋頭一掀，新郎官就不高興了，說他要娶的不是這個，還說要找老爺算帳去，這可如何是好？新娘子都給氣暈過去了！」

管事一聽喜婆這麼說就覺得不妙，後來聽到新娘子暈過去更加著急了，想叫人去請大夫，抬頭一見頭頂貼著大紅喜字的燈籠，便覺不妥，又趕緊讓人將夫人請過來看看。

院子裡原本鬧哄哄的亂成一團，管事左拉右扯，總算把一切安排妥當，還沒來得及歇口氣，就見老爺夫人帶著大少爺一齊過來了。

傅老爺走在前頭，滿臉怒色，傅夫人辛氏陪在身側，正小聲地勸說，傅家寶歪著

頭，不情不願地跟在後頭。

管事的暗暗鬆口氣。

辛氏帶著兩個有經驗的婆子進房看新娘子，院子裡其他丫鬟僕從全數退了出去，院門關緊，管事站在堂屋門口候著，就聽見大少爺和老爺又吵了起來。

傅家寶嚷嚷說他要娶的是林家的二姑娘，不是大姑娘，這門親事不作數。

傅老爺說婚姻之事乃父母之命，拜過堂就是夫妻不容他任性。

傅家寶便說要和離，把傅老爺氣得要抓東西打他。

傅家寶脖子一抬，指著腦袋道：「你打！往這兒招呼，將我打死了，好叫我去跟親娘團聚！」

聽兒子提起過世的原配，傅老爺氣得臉色鐵青，指著傅家寶道：「逆子！你這逆子……」

管事的見勢不妙，正要上前勸說，就見一個婆子從房中奔出，對傅老爺喊道：「老爺，大少爺，大少奶奶醒了！」

聞言，正梗著脖子跟傅老爺對抗的傅家寶愣了一下，渾身的酒意好似也散了幾分。

傅老爺冷哼道：「新娘子進門第一天就把人給氣暈，你倒真是好本事。」

傅家寶不甘退讓，道：「過獎過獎，比不得老頭子你。」

傅老爺瞪他，「出了這檔子事兒，你叫人家今後怎麼出去見人？」

傅家寶翻了個白眼，「那蓋頭下要是二姑娘，今兒個就沒有這些糟心事。」

傅老爺冷笑，「你倒還知道是糟心事。往日裡也沒見你中意二姑娘，怎的——」

傅家寶打斷他的話，「我不中意二姑娘是一回事，說好的二姑娘換成大姑娘又是另一回事。」他擡起袖子，滿臉的不耐煩，「成親這麼大的事兒都能換人，哪天你們是不是能把我也給換了？」

傅老爺氣得想要拂袖而去，正巧這時候辛氏從新房中出來，說道：「新娘子已經醒了，沒有大礙，家寶趕緊去看看吧。」

傅家寶扯著嘴角哼了一聲。

辛氏走近幾步，小聲對傅老爺道：「今兒個是家寶成親的日子，你就不要再和他計較了。」又側頭對傅家寶道：「拜過堂就是夫妻了，今後你可要好好對待媳婦。」

傅家寶煩躁道：「難道還能將人給退回去不成？」眼見老爹又要發怒，他一扭頭，率先走了。

傅老爺瞅見兒子身上的大紅喜服，喘了幾口氣，暗道：今兒個是兒子的大喜日子，且忍一忍，待明日再收拾他！

於是帶著辛氏和一眾僕從離開了。

院子裡靜了下來，連風吹燈籠的聲音都能聽得見。

傅家寶方才頂撞傅老爺時囂張得很，但這會兒站在新房前卻有些躊躇起來。

他此時醉意散了大半，也意識到自己之前做得不妥當，但要他低三下四去跟她道歉，他又拉不下臉來。

可轉念一想，他也沒做錯啊！分明就是林家和他爹聯合起來，瞞著他把人給換了，他不跟他們林家計較已經是大度。

想明白這點，傅家寶又理直氣壯起來，抬腳踢開房門走了進去，一身紅彤彤的新娘子就在床上一動不動地坐著。

傅家寶瞧了一眼，就見新娘子一對清澈的眸子正注視著他。他心中一動，之前沒瞧仔細，這會兒再看，這林大姑娘似乎比以前標緻了不少。

他從前一直覺得林二姑娘生得靈秀，但現在看來，娶了林大姑娘也不算虧，畢竟是姊妹倆，倒也不差多少。

於是傅家寶在擺了酒水果子的桌前坐下，施施然道：「既然已經拜堂成親，沒法再改，我也只能勉強將就了，只要妳今後好好服侍本少爺，盡到本分，我就不計較今日這事兒。」說著蹺起右腳搭在左膝上，衝那人道：「還不快來給本少爺脫靴洗腳？」

對面久久未動，傅家寶不滿地看過去，就見那坐在床上的新娘子抬著頭朝他微微一笑，那笑容怎麼看怎麼詭異。

傅家寶不禁打了個冷顫，覺得似乎有哪裡不對勁。

傅家寶不知道，坐在他面前的新娘子，的確是林善舞，卻不是他剛剛掀開蓋頭時見到的那個林大姑娘，不過短短半個時辰，這具身體便換了一個魂魄，由富農林家的大姑娘，變成了武俠世界背負「毒娘子」之名的林善舞。

半個時辰前，林善舞本以為自己死了，可周遭在一片死寂之後，忽然又喧囂了起來。

她記得自己明明躺在粗礪不平的石洞地面上，可是等她再一次恢復感知時，卻感覺身下柔軟溫暖，好似忽然變作了一方軟榻。

有人救了自己？

這個猜測尚未確定，林善舞就聽見周圍傳來熙熙攘攘的動靜，那些聲音似乎離她很近，又似乎離她很遠，她能隱隱約約聽見「新娘」、「少爺」等模糊的詞。

眼皮重得睜不開，林善舞感覺身體一沉，似乎忽然墜入了深淵當中，她下意識想要運起輕功脫離困境，卻發覺渾身綿軟無力，體內空空如也，竟一絲內力也無。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？

不知道墜落了多久，她終於能夠睜開眼睛，面前的黑暗如潮水一般退去，一個身穿嫁衣的女子出現在她面前。

林善舞微露驚愕，只因面前這個女子生著一張與她一般無二的臉，就連脖頸下方、鎖骨之上的那顆紅痣也與她一模一樣。

那女子迅速朝她接近，未等林善舞反應過來，就一腦袋撞到了她額頭上。

此時正虛弱的林善舞被撞得眼冒金星，不由生出幾分怒火來，心道這女人好生無禮，若她有劍在手，早就一劍捅了過去。

她想要將這女子推開，對方的額頭卻牢牢貼在她額上，下一刻腦中一陣嗡嗡，數不清的陌生記憶在她眼底一一浮現。

林善舞以旁觀者的角度，看完了眼前這女子的一生。

這個和她一模一樣的女人也叫林善舞，不同的是，對方是富農之女，家中有兩個哥哥一個妹妹，人稱林大姑娘。

在看慣了江湖爾虞我詐的林善舞眼中，林家家底殷實，一家六口日子寬裕，不愁吃穿，平日裡兄弟姊妹雖有些矛盾，但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，若她能擺脫江湖，生在這樣一個家中，不知該有多慶幸。

但林大姑娘並不覺得這樣的家庭值得珍惜，她對這個家甚至是痛恨的。

因為林氏夫婦偏疼小女兒林善暎，林大姑娘心中十分不忿，平日裡沒少跟林善暎起爭執，林大姑娘為人好強，輕易不肯服軟，面對父母也態度強硬，而林善暎生得比她美麗，性子比她柔弱，還時常在林父林母及兩個哥哥面前撒嬌賣乖，相比之下，家人自然更偏向林善暎。

於是林大姑娘便覺得林家待她不公，覺得全家都只心疼林善暎，沒有人在乎她。因此在得知林善暎與樂平縣首富長子傅家寶有婚約後，林大姑娘更是妒忌得紅了眼睛。

傅家寶雖然是紈褲，但傅家富裕，嫁給傅家寶就意味著一輩子穿金戴銀奴僕環伺，林大姑娘本就覺得父母偏疼林善暎，在得知此事後險些鬧上天，林父林母無法，只能跟傅老爺商量換人。

然而如願嫁給傅家寶之後，林大姑娘並沒有過上大富大貴的日子，傅家的錢財全都把持在傅老爺手裡，傅家寶的月錢雖然多，但他好賭好玩，往往錢財剛到手就花了個精光，更不可能為她花錢。林大姑娘又哭又鬧也勸不動傅家寶，索性死了心思，專心過自己的日子，畢竟身為傅家長媳，帳房每個月都會支給她一些錢，足夠她花用了。

可是不到兩年，被她搶了親事的林善暎就被抬進王府，成了裕王侍妾，入王府五年間更是步步攀升，飛上枝頭成為了王妃，還誕下了龍鳳胎。反觀林大姑娘卻因為七年無子被傅家寶休棄，此後窮困潦倒，含恨而終。

若單單只是這樣也就罷了，令林大姑娘生出無邊怨氣的是，在她死後才知道，原來這世界只是一本書，書中女主角是她的妹妹林善暎，而她只是一個心思惡毒的炮灰女配，在死後被無數讀者唾罵，還有人嫌她死得太過痛快。

得知這一切，林大姑娘就發瘋了，她不知得了什麼機緣，能將一切重來一次，卻也知道自已沒能力讓那些人得到「報應」，於是召來了林善舞的魂魄，讓她代替她復仇。

「我要傅家傾家蕩產，傅家寶流落街頭，淒慘死去；還要毀掉林善暎的臉，看那個賤人還有什麼資格進王府！」

林大姑娘說完，見林善舞一言不發，繼續道：「只要妳照做，這具身體以後就是妳的。」

林善舞面無表情地看著她，「我拒絕。」

滿以為她會欣喜若狂的林大姑娘僵住了。

林善舞道：「妳的確可憐，但這跟傅家、跟林善暎有什麼關係？就因為他們過得比妳好，妳就要害他們？」

林大姑娘幾近瘋狂，「傅家寶休了我，林善暎成了王妃卻不幫扶我！要是他們哪個肯伸手拉我一把，我又怎麼會落到那個地步？」

「傅家寶會跟妳和離，是因為妳七年無子。」林善舞冷冷道：「更何況……沒有誰必須幫妳。」

江湖上那十幾年的歷練告訴林善舞，身在哪個地方，就要守哪個地方的規矩，跟大環境對抗是沒有好下場的，而她在那段記憶裡看到，傅家寶只是跟她和離，並不是休棄她，但顯然林大姑娘將那封放妻書當做了恥辱。

林大姑娘要是能理解林善舞的話，也就不會變成今天這副樣子了，她拽住林善舞，「妳必須照我說的做，否則妳會立刻魂飛魄散。」

林善舞還是搖頭，她行走江湖那麼多年，別的不提，察言觀色的本事還是有幾分的，這林大姑娘色厲內荏，那魂飛魄散的說法不一定是真的。再者，她雖然貪生怕死，但也有底線在，絕不會為了自己苟活去害無辜的人，若是這樣，即便她靠著林大姑娘的身體活了下來，也會日日良心不安。

林大姑娘死死抓著林善舞，指甲幾乎要掐進她的肉裡，又是一番威逼利誘，但林善舞始終面色淡然，彷彿這世上除了生死，再沒有東西能令她動容。

見林善舞不為所動，林大姑娘瞪著她的目光裡充滿怨毒。

這時，總算積蓄到足夠力量的林善舞一掌將林大姑娘遠遠推開。

被推倒在地的林大姑娘發出一聲不甘的尖吼，「妳會後悔的！妳一定會後悔的！」咚！咚！兩道鐘聲響起，林大姑娘的身影漸漸淡去消失，而林善舞也在一陣劇痛中睜開了眼睛。

一個面容粗糙的婆子正使勁掐著她的人中，見她睜開眼睛，立刻高興地喊道：「夫人，大少奶奶醒過來了！」

婆子話音剛落，就有一名身著靛青衣裙的婦人接近。

林善舞身體依舊綿軟無力，她的目光在來人面上掃過，認出這是傅老爺的繼室辛氏。

辛氏詢問了一番她的情況，見她沒有大礙後又溫言安撫了幾句，大意是說她身邊那名婆子頗懂幾分醫理，今兒個又是大喜的日子，讓她不要跟傅家寶計較。

林善舞有一搭沒一搭地應付著辛氏，心頭疑惑縈繞，她覺得很奇怪，自己一個孤魂野鬼就這麼占了林大姑娘的身子？偏偏冥冥之中還有一個聲音告訴她，讓她好好生活下去，不必顧忌林大姑娘云云。

自己……就這麼活了下來？

林大姑娘既然能讓自己重生，為什麼不親自復仇，是不想還是不能？自己真的是她召喚來的？她若真有這麼大的本事，上輩子怎麼會不得善終？真的只是因為劇情安排？林大姑娘說的話究竟有幾分是真的？

想到消失的林大姑娘，她不由動了動身子，卻驚訝地發現，除了有些乏力外，她對這具身體使用自如，彷彿這本就是她的。

新房裡那些人都退了回去，林善舞坐在床上，把雙手張開來又合上，來來回回做了好幾次，心裡有些疑惑又控制不住地泛起欣喜。她不想去管那些弄不明白的事兒了，也不想管這個世界是不是一本書，能活一天是一天，就算只有一天能活，她也要把日子過好！

林善舞含著對未來的期待，迎來了這具身體的丈夫，步伐虛浮、肩膀不齊，搖頭晃腦，吊兒郎當的傅家寶。

習武之人哪個不是身形矯健挺拔、步履堅定穩重，林善舞見多了武林人，再看這傅家寶便覺得怎麼看怎麼不順眼，說是富家子弟，瞧著更像是街頭混子。

聽到傅家寶叫她過去洗腳，林善舞目光冰冷，嘴角卻緩緩地、慢慢地勾起了笑。她對傅家寶道：「我不是奴婢，不會給你洗腳。」

傅家寶也不知怎的，把蹣起來的腳放了回去，下意識把雙手放在膝上，而後又覺得莫名其妙，於是挺胸，抬著下巴道：「能讓妳服侍本少爺那是給妳臉面，妳可別敬酒不吃吃罰酒。」

林善舞面上笑意更深，她對傅家寶道：「你過來。」

傅家寶一邊眉頭挑起，不悅道：「妳沒腿嗎？自己走過來。」

林善舞此時的身體還有些乏力，她搖頭道：「那可不行，今夜是你我的洞房花燭夜，我得在這張床上服侍夫君。」言下之意，下床是不可能的。

聽到「洞房花燭夜」這五個字，傅家寶耳朵一紅，再看林善舞，頓時覺得身上熱了幾分。

聽說那事兒特別爽！

懷著幻想，傅家寶輕咳了一聲，說道：「看在妳方才暈過去的分上，本少爺今兒個就縱容妳一次。」他一邊走過去一邊急不可耐地脫衣服，「不過下不為例，明日本少爺就要給妳立規矩，妳可要好好……」

話音未落，傅家寶的身體停住了，因為林善舞在他接近的那一刻，將食指與中指併攏，點住了他的穴道。

傅家寶大驚失色，怎麼回事？本少爺怎麼動不了了？

林善舞這具身體力氣雖然不足，但傅家寶是個體質比普通人還差的紈褲子弟，定住他一段時間還是輕而易舉的。

她在傅家寶震驚又害怕的目光裡，將人推倒在床上，而後拔下頭頂的簪子，毫不猶豫戳破了他的食指。

傅家寶嗷的一聲叫了出來，但他根本動不了，儼然一頭待宰的羔羊，只能無助又恐懼地看著神情冷漠、手持兇器的林善舞，「妳……妳幹什麼？」

林善舞又是微微一笑，只是眼神非常冷漠，她聲音有些沙啞，語氣卻刻意做出幾分親暱來，這反差嚇得傅家寶險些二度叫出來。

「夫君，我服侍你洞房呢。」說著抓起蓋頭塞進傅家寶嘴裡，又毫不留情地扎了傅家寶兩下，擠出鮮血抹在元帕上。

扔下疼得淚眼汪汪的傅家寶，她對著帕子喃喃自語，「書裡都是這麼寫的，應該能騙過別人吧。」

林善舞沒做過那事，實在沒有經驗，轉念一想，若是騙不過，到時候再編理由就是，她有什麼可怕的？

第二章 指證妖婦沒人信

解決傅家寶後，林善舞便盤膝坐好開始調息，過了半晌，她睜開眼睛，面上露出

幾分遺憾來。

她已經完全掌控了這具身體，但這具身體的資質極差，而且體質偏弱，就算她一輩子苦練，也達不到前世的水準。

但轉念一想，還能活著就已經是上天眷顧了，而且這個世界並沒有武功，最厲害的人也就比常人更健壯、耐力更高、力氣更大一些罷了，只要她的功力能達到前世的一成，在這個世界也無須擔心自身安全了。

更何況，她現在的身分是傅家的長媳，林大姑娘應該是再也回不來了，只要她不作死，還是能好好地活下去的。這麼想來，她有了安穩的身分和生活，脫離了江湖，又已經和普通人傅家寶成了親，豈非已經實現了上輩子最大的願望？

只是傅家寶這個人……林善舞被林大姑娘灌輸記憶時，看過一部分那書的內容，雖說林大姑娘在書裡只是個炮灰女配，關於她和傅家寶的著筆不多，但只是那寥寥數語，就足夠林善舞瞭解一些情況了。

傅家是商戶，家中經營什麼行當書裡沒說，但能做到樂平縣首富，想來產業是極多的。不過傅家雖然有錢，人口卻簡單，主子只有四位，傅老爺夫婦，傅家寶和他弟弟傅周。傅家寶是原配所出，傅周是繼室辛氏的兒子，兩人相差兩歲，性情卻天差地別。

傅周是個讀書人，勤學上進，已經有了秀才功名，而比傅周大兩歲的傅家寶卻是個實實在在的紈褲，除了嫖以外，其他惡習沾了個七七八八，花錢如流水還不思進取，與傅老爺的關係極差，三天兩頭不著家，常常把傅老爺氣得想打死他。林善舞回頭瞥了傅家寶一眼，事實證明，傅家寶的確有一種讓人忍不住想打他的能力。

嘴裡塞了蓋頭，疼得想要飆淚的傅家寶見那女魔頭竟然回頭看他，嚇得白眼一翻，暈了過去。

林善舞伸手往傅家寶脈上一搭，確定這人是真暈而不是裝暈以後，心裡對傅家寶的評價又往下跌了一層。身體差、沒有上進心、惡習一堆也算罷了，膽子竟然比老鼠還小，這人要是混江湖，肯定活不過七天。

不過這人暈過去的樣子倒顯得乖巧，半點看不出清醒時惹人討厭的模樣，若是憑這副俊俏的面皮找個靠山，在江湖上保住性命倒也不是不可能。

在林大姑娘的記憶以及那本書裡，傅家寶一無是處，但在林善舞看來，撇除掉那些惡習，傅家寶這人也並非全無可取之處。

家境富裕、相貌俊俏不說，還難得是個專一之人，在那本書裡，男主角在娶女主角之前就已經有了王妃，還有侍妾七八名，納了女主角之後還收了兄弟送的四名小妾，後院裡雖沒有兒子，卻有好幾個庶女。

而傅家寶跟林大姑娘成親幾年，即使林大姑娘無子，傅家寶也從來沒有納妾，直到七年後才和她和離，這其中傅家寶承受的壓力可想而知，不過林大姑娘卻一心覺得傅家寶對不起她，也不知是怎麼想的。

等等，林大姑娘為什麼那麼堅定地認為是傅家寶欠了她？難道林大姑娘無子的原因是因為傅家寶……她的目光不由往傅家寶下面瞄了瞄。

仔細一想，傅家寶作為一個紈褲，紈褲該有的毛病他都有，沒理由獨獨放過「色」字，難道真是因為他不舉？

但是不對，方才她說洞房的時候，傅家寶分明一臉急色，根本不像是不舉。林善舞托著下巴，一動不動地看著傅家寶，一副沉思之態。

屋子裡喜燭還在燃燒，一身紅色嫁衣、眉眼間聚著英氣的女子在燭光下面無表情，顯出幾分森冷之色，若是傅家寶此時醒過來，沒準兒又會被嚇暈過去。

林善舞在想，她該怎麼把傅家寶變成她心目中合格的丈夫。

在江湖中漂泊得越久，她就越懂得一個人的孤獨，也就越發渴望組建一個和睦的家庭。她當然可以找比傅家寶更好的人，但是其中需要耗費的精力可不小，再者，她現在的身分是傅家寶的妻子，以這個時代的風俗禮教，除非傅家寶休了她或是與她和離，否則她是很難脫離這個身分的，那她又何必費心費力捨近求遠？

何況，再去找一個人也未必就有眼前這人好。傅家寶好歹有一張耐看的皮相，且身家清白知根知底，年紀又才十八，好好調教一番未必就會比別人差。

掐了一把傅家寶的臉，林善舞終於露出了一抹真心的笑容。

如果讓此刻的傅家寶知道林善舞看中他的原因，一定會立刻劃破自己的臉，可惜呀，世事是沒有如果的……

次日，卯時四刻，天剛剛亮，便有一名婆子帶著兩名丫鬟，來到了大少爺居住的東院。

昨晚那麼一鬧，東院裡沒人敢待，守夜的下人也只敢在院門外守著，但今日大少爺得帶著新婦去正院敬茶，這些下人心裡再不願也只能忐忑地走進東院。

婆子邊走邊小聲道：「這兩日大少爺心情不好，妳們凡事都要小心點，還有昨晚的事兒，千萬不可洩露出去。」

兩名丫鬟昨天晚上已經被人耳提面命過了，聽了這話，立刻乖順道：「費嬤嬤放心，我們曉得。」

費嬤嬤這才點頭，三人走到新房前，剛要敲門，忽然聽見新房裡傳出一聲驚叫，是大少爺的聲音！

還未等三人反應過來，房門就被人由內打開，傅家寶仍然穿著昨晚的喜服，一邊往外跑一邊喊救命。

費嬤嬤心中一驚，在這宅子裡難不成還有人敢害大少爺？她正要追上去，忽然發現大少爺手裡還揮著一條……

費嬤嬤盯著看了一眼，隨即老臉一紅，欲要追過去的步伐也僵在了原地。

荒唐！真是荒唐！大少爺怎能舉著用過的元帕到處跑！

她立刻吩咐道：「快，快去攔住大少爺！」

兩個小丫鬟不懂事，不曉得那是元帕，瞧見那上頭有血，還以為大少爺受傷了，趕忙追上去。

林善舞就是在這時踏出了新房。

她醒得很早，洗漱過後就一直坐在房裡練功，等到天亮時，傅家寶醒來，一見到她就大喊大叫地跑了出去，還不忘拿上元帕，她實在無法理解傅家寶的想法。認出門口的費嫵嫵就是昨晚掐她人中的那個婆子，林善舞禮貌一笑，又做出難為情的模樣，「大少爺他……剛剛……」似乎是難以啟齒，她閉上了嘴。

費嫵嫵卻一臉感同身受的模樣，對林善舞道：「大少奶奶不必擔心，大少爺是往正院的方向去，奴婢這就帶您過去。」

林善舞點頭，跟在費嫵嫵身後，兩人快步往正院的方向走。

作為樂平縣首富，傅家的宅子自然是很大的，後宅中除了傅老爺居住的正院外，還有東西二院，分別是傅家寶和傅周的居所，除此之外，還有好幾排屋子，大部分作為囤貨的庫房，剩下的則是客房和下人的居所。

不過宅子雖大，修葺得卻不算精緻，看得出傅老爺不是個喜好奢華的，卻不知怎的養出傅家寶這麼一個大手大腳的紈褲。

那兩個丫鬟還是沒能攔住傅家寶，而傅家寶也完全沒有發現沿途那些下人們異樣的目光，他一路衝進了正院，舉著手裡的元帕展示在傅老爺和辛氏面前。

他大聲喊道：「林善舞要殺我！這是證據！」

眼前的畫面太過震驚，傅老爺和辛氏一時沒有回過神來，還是剛剛跟著費嫵嫵趕過來的林善舞體貼地輕咳一聲，才將兩人的神志喚回來。

一回過神，傅老爺就瞪了傅家寶一下，怒道：「不成體統！還不快將這東西收起來！」

辛氏則微微低頭，輕聲道：「家寶，老爺說得對，你快把它收起來吧。」

傅家寶不敢置信道：「你們不相信我？這明明就是林善舞要害我的證據！」

眾人一時無言，林善舞幾步走進堂屋中，先是對著傅老爺和辛氏行了一禮，才轉向傅家寶，輕輕喚了一聲，「夫君，」

然而傅家寶聽了，卻彷彿又被簪子扎了一下，驚得往旁邊一跳，指著林善舞喊道：「女魔頭！妳休要過來！」

傅老爺本來就覺得尷尬，這會兒見兒媳走了進來，再看看兒子還舉著元帕的樣子，更覺得面上無光，恨不得把傅家寶手裡的東西奪下來扔掉，再找個地方將傅家寶給塞進去，省得他丟臉丟到外頭去。

他看著仍舊穿著昨晚那套喜服，衣裳還滾出許多褶皺的傅家寶，斥道：「那是你媳婦，好好說話！兒媳怎麼會害你？」

傅家寶伸出昨晚被林善舞扎了三次的指頭，又比著手裡的元帕叫道：「她昨晚拿簪子扎我，還把血抹到這帕子上……」說著說著，他彷彿想起什麼似的，瞪大眼睛接著道：「還有還有，她是個妖女，會妖術！她手指頭碰我一下，我渾身就都動不了了，她一定不是林善舞，她是個妖怪！」

聽著傅家寶一口一個妖女，一口一個妖怪，林善舞嘴角彎起的弧度垂了下去，看著傅家寶的目光裡也添了幾分冷意。

傅家寶被她這麼一看，立刻回憶起昨晚的陰影，下意識往後退了兩步，但很快他就想起來這是大白天，他身邊有其他人，外頭還有那麼多丫鬟家丁，一嗓子就能

喊過來一長串，他有什麼可怕的？

於是他又往前一步，指著林善舞對傅老爺他們道：「你們看看，我就說她是個妖女，哪有人會有這麼嚇人的眼神！」

傅老爺又看了林善舞一眼，見她垂著眼睛、默默無言地站著，模樣瞧著有些可憐，心中對兒子越發不滿，「什麼妖術？什麼一指頭碰一下就動不了？我看你是昨晚酒吃多了發胡夢，再胡言亂語，為父就將你關入祠堂！」

若是往日，傅家寶聽見傅老爺要將他關入祠堂，早就跳起來跟傅老爺吵上了，但是現在不一樣，他一心想讓眾人相信林善舞要害他，於是抬著手指、舉著元帕走近傅老爺，「我這手指頭就是被她用簪子扎的！不信你們看看。」

沒等他走到傅老爺跟前，林善舞就開口了，她神情冷淡，話語中也透著冷意，對傅老爺道：「傅伯伯，如果傅家不想要我這個媳婦，直說便是，我自會離去，何必讓傅家寶說這些荒謬的話來毀掉我的名聲。」

她這話一出，眾人都愣了一下。

傅老爺和辛氏不提，同樣站在堂屋裡的費嬤嬤，以及堂屋外頭豎著耳朵偷聽動靜的下人們心裡都泛起了嘀咕。

事實上，跟傅老爺一樣，他們也不相信大少爺說的話，不說大少爺平日裡就是個啥事都敢做的紈褲，便是大少爺和二少爺一樣知書達禮，他們也不敢信啊！

點一下就動不了，哪裡有這麼神奇的事兒？肯定是大少爺對新娘子從二姑娘換成大姑娘這事兒還存有芥蒂，故意說這些話給大少奶奶難堪。

雖然如此，但他們心裡並不同情大少奶奶，因為他們也覺得林家這事兒做得不厚道，本來林家女嫁入傅家便是高嫁了，婚期將近時竟然還換人，這也太不把他們傅家放在眼裡了！

他們本來便是這樣想的，但是現在聽大少奶奶不卑不亢的話，頓時覺得有些不對勁，這事兒本就是林家理虧，為什麼大少奶奶還敢這麼硬氣？難道這門親事還另有隱情？

傅老爺勸道：「兒媳，家寶只是孩子心性，他是一時心急，昏了頭才會說出這些胡話，我們傅家是誠心想娶妳這個媳婦的，並非刻意要趕妳走，妳可千萬不要衝動。」

這句話「安撫」了林善舞，卻叫傅家寶一下子瞪圓了眼睛，他急急道：「老頭子你什麼意思？這惡女要害我你不管，反而幫著她說話？」

傅老爺側頭看他，厲聲道：「林家於咱們傅家有恩，這門親事是你祖父求著林家定下來的，原本定的是二姑娘不錯，只是二姑娘今年才十五，林家捨不得，想多留兩年，也不願耽誤你，本來想取消婚約，是我還想與林家結親，親家公才提議換成大姑娘的。在這門親事上，林家沒有對不起咱們傅家，兒媳更沒有對不起你，你日後要好好對待她，再也不可無理取鬧！」

其他人聽了這番話，紛紛露出恍然大悟之色，難怪老爺放著城裡這麼多富戶的千金不求娶，偏偏選中了林家，難怪林家敢換人，原來其中還有這番緣由。

這門親事是老太爺定下的，老太爺在世時傅家遠沒有如今富裕，是老爺繼承家業

後才興旺起來的，而林家連著三代都是富農，那個時候朝廷還未准許商戶參加科考，商人的地位比現在可低多了，以當時的情形來看，能結下婚約可是傅家高攀了林家。

想明白這點，這些下人們看向林善舞的目光頓時充滿了敬佩與同情，同情大少奶奶不容易，嫁進來第一天就要被大少爺刁難；敬佩大少奶奶一個新嫁娘，在遭受了這樣一番誹謗之後還能不哭不鬧從容鎮定，這樣看來林家的家風果然不錯啊！難怪老爺寧可換人也要維繫這門親事。

而傅家寶……他已經快要被氣死了！他勞心勞力，趁女魔頭放鬆警惕時搶了元帕出來當證據，他擔心被女魔頭抓住，一路不顧他人的目光抓著元帕大喊大叫，結果不但沒有人相信他，全都倒戈女魔頭，還把他關進了祠堂裡！

被兩個下人押著跪在祠堂時，傅家寶簡直都要憋屈死了，他掙扎著擺脫那兩個下人，大聲道：「我沒有騙人，林善舞就是會妖術，你們看我被她扎破的指頭……」下一刻，他抬起的手被下人阿麥按了下去。

阿麥無奈道：「大少爺，雖然換了人，但大少奶奶瞧著就是個好女子，您堂堂大丈夫，就算不喜歡大少奶奶，也不必非得跟大少奶奶過不去呀。」

他和另一人歎了口氣，趁大少爺不注意迅速跑出祠堂關上大門，還手腳麻利地上了鎖。

下一刻，大門內就傳出砰砰砰的撞門聲以及傅家寶的大喊大叫。

兩人不禁縮了縮脖子，心想大少爺對不住了，這都是老爺的命令，我們不敢違抗啊！

阿麥壯著膽子衝門內喊道：「大少爺，您就別白費功夫了，老爺說了要關您一日，就絕沒有人敢放您出來。不過您放心，等時辰一到，小的立刻就放您出來，到時候您讓小的馱著您出來都成！」

說完，兩人也不管傅家寶的反應，腳下生風地溜走了……

此時的林善舞已經給傅老爺和辛氏敬完茶，正被辛氏拉著說話。

辛氏是繼室，身份上有些尷尬，跟傅家寶的關係又不怎麼好，因此說的也都是些讓她和傅家寶好生相處培養感情之類的話，林善舞一邊面帶微笑地應付著，一邊分心想到了別處。

她雖然看到了林大姑娘的記憶，但那些畫面動得太快，況且林大姑娘也並沒有將前生所有記憶事無巨細地展示給她看，因此她並不知道林家和傅家的淵源，會說出那番話也只是注意到了林傅兩家婚事的疑點。

林家雖說是富農，但都是在啃祖宗本兒，這一代家中只有七十畝田地、兩頭牛和一頭驢，家境只能算殷實，跟樂平縣首富傅家之間差了起碼十個這樣的富農，兩家門第不相當，能結親本來就有些奇怪，更何況林家還能說服傅老爺瞞著傅家寶換人，這就更奇怪了。

林善舞猜測，這其中一定有書中未曾提及的淵源，所以她才會說出那句話，事實證明她猜對了。

林善舞暗道：這樣一來，她在傅家的地位徹底穩固，也不必再煩心有下人用那種異樣的目光看她了。

習武之人五感敏銳，她現在雖沒有了功力，這份長年累月訓練出來的感知可不會丟，一路從東院走過來之時，自然不會錯過那些下人暗中注視的目光。

雖說只是些下人，但閻王好惹小鬼難纏，林善舞是從江湖中廝殺出來的人，自然不會放過這些細微之處。

心中念頭剛剛轉了個彎，她就聽見堂屋外傳來一道年輕清朗的聲音，是傅家二少爺傅周到了。

傅周的相貌不像傅老爺，倒更像辛氏，他穿著月白色長袍，頭髮束得規規整整，一進來就先跟傅老爺和辛氏行禮，然後才問候她這個新過門的嫂子。

傅周昨天喜宴上喝多了酒，起得便有些晚了，聽說正院這邊發生的事才急急趕過來，一來就替傅家寶向傅老爺求情，「大哥成親第二天就被關祠堂，傳出去對他名聲不好。」

傅老爺正在氣頭上，當然不肯答應。

林善舞道：「公公，小叔說得對，還是放夫君出來吧，他以後一定不會再這樣了。」一副不計前嫌為丈夫考慮的模樣。

傅老爺神色緩了緩，卻還是沒有答應。

傅周便道：「父親，大哥與大嫂畢竟是夫妻，若是大哥知道大嫂冰釋前嫌替他求情，他一定會念大嫂的好，說不定過些時日他們夫妻便能舉案齊眉、相敬如賓。」

傅老爺一想也是這個理，於是一行四人便朝著祠堂去了，誰料他們打開祠堂大門一看，裡頭除了祖宗牌位外空空如也，而窗戶卻大大敞開著，傅家寶竟敢跳窗逃走！

傅老爺臉色一沉，怒氣更盛，恨鐵不成鋼道：「這逆子——」

第三章 得知武俠的存在

傅家寶逃出傅家以後去了哪裡？那當然是第一時間去投奔他的好兄弟了。

傅家祠堂建得比其他地方高，窗戶自然也修得高，傅家寶一個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，還要擔心被人發現，爬上窗戶後趕緊跳了下去，一不小心就給崴了腳。

他低低咒罵了一句，不過逃出生天的喜悅蓋住了腳上的疼痛。

他扒掉皺巴巴的外袍，踢掉腳上用紅線繡出花紋的鞋子，只穿著曙色的單衣、踩著襪子就跑上了街。

街上時不時有人看他，不過傅家寶毫不在乎，傅家其他人都已經被那個女魔頭蠱惑了，他一個人鬥不過，得趕緊找他那兩個好兄弟相助才是。

那兩人住的地方離傅家有些遠，傅家寶跑到一半時忽然被人叫住，他一抬頭，就見好兄弟站在香滿樓二樓，正衝他招手，一個一身紅衣花枝招展，一個一身青衣滿臉精明，活似窯子裡攬客的姑娘和龜公。

傅家寶被自己這個想法噁心得哆嗦了一下，他抬眼看了下香滿樓的招牌，是間青樓。

他有些猶豫，成親了去青樓似乎不太好，但下一刻，傅家寶回憶起林善舞那張在

燭光下陰森可怕的臉，他又哆嗦了一下，立刻抬腳跨進了香滿樓。

保命要緊！他就不信那女魔頭敢在眾目睽睽之下踏入青樓！

上了樓，兩個好兄弟這才發現他不但沒穿外衣，連鞋子都沒有，不由有些驚異，驚異過後又齊齊退了一步。

傅家寶一早醒來就著急慌忙的要拆穿女魔頭，連口水都沒來得及喝，進了包廂以後他見桌子上有茶壺，直接捧過來掀開茶蓋咕嚕嚕灌了好幾口，解渴後他拿袖子一抹嘴，爽快地歎了口氣，一抬頭，卻見好兄弟正站在兩步外盯著他，不由擦了下臉，「怎麼了？」

紅衣的是史寇，跟傅家寶同歲，是樂平縣中家業僅次於傅家的史家次子，青衣的是明景，縣令的第三子。這兩人跟傅家寶混了有三五年了，交情非同一般。

史寇打量傅家寶一眼，懷疑道：「你真是傅家寶，不是江湖人易容出來騙我和明兄的？」

明景接著道：「先別解釋，你身上處處都是破綻。傅兄愛潔，平日裡不打理得衣冠整潔絕不出門，至於你……」瞄了眼他髒兮兮的襪子，又瞥了眼他亂糟糟的頭髮和還未洗去的眼垢，同樣面露懷疑。

傅家寶拍了下桌子，問道：「什麼易容？史寇又淘到好書了？快拿來給我品品！」他眼睛發亮，儼然已經把女魔頭那事兒給忘了。

聞言，史寇和明景總算放下心來，立刻拿出好書來給傅家寶分享。

原來這三人能湊到一起，純粹是因為志同道合——愛看書，當然，他們愛看的全都是對仕途無用，會被那些老學究斥責玩物喪志的話本。

從前三人鍾愛各種志怪神異話本，近幾月市面上忽然出現一種名為「武俠」的話本，寫的是江湖武林的故事，書中大俠路見不平、為國為民的豪情，叫三人看得如癡如醉，恨不得鑽進這書裡，也成為一名飛簷走壁、義薄雲天的大俠。

史寇興奮道：「這一本是月川先生新出的，一出來就賣斷貨了，還是明兄手眼通天才能搶到一本。」

明景輕咳了一下，說道：「不過是向書肆說明了我爹的身分，才能讓書肆留下一本。」

傅家寶歎道：「能有一本也值了，明兄你看完了沒？借我回去謄抄一份。」

明景剛剛點頭，就見史寇兩指併攏，往傅家寶身上戳去。

傅家寶正要翻開書看，就見史寇擺出和那女魔頭同樣的手勢朝他戳過來，他臉色一白，瞬間回憶起女魔頭帶給他的陰影，下意識抓起手邊的茶杯砸了過去。

砰的一聲，史寇捂著手痛叫一聲，要不是兩人交情好，他此刻就抄起胡床砸過去了。

還是明景反應快，連忙按住傅家寶道：「傅兄，這是史兄在書中學到的點穴術，跟你鬧著玩吶！」

點穴術？傅家寶茫然地看著他。

原來月川先生新出的這一期話本子裡，提到了俠士行走江湖時經常用到的手段，分別是易容術和點穴術。

相比起傅家寶和明景，史寇對這武俠話本的癡迷更深，不但模仿書中主角的衣著，還學了足足兩個時辰的點穴手法，本來只是想展示給傅家寶看，沒想到傅家寶反應這麼大。

既然解釋清楚，傅家寶便道歉賠禮，兩人就又和好如初了。

史寇站起身，向傅家寶展示他找裁縫做好的緋衣，還有和書中主角同樣的紅楓葉髮帶，問他像不像。

傅家寶還在為點穴術吃驚，見狀只是敷衍地稱讚了兩句。

明景見他神思恍惚，便問道：「傅兄新婚燕爾，怎麼不在家中陪伴嬌妻，何以這副模樣出來？」

這句話也是史寇想問的。

傅家寶來到這裡，本來就是想要尋求兩人幫助，只是現在他們齊齊盯著他，傅家寶卻無心作答，他快速翻閱著手裡的話本子，發現書中果真有「點穴術」，而且他中招的感覺也跟書中描述的一模一樣，頓時大受震動。

難道他一直想錯了？林善舞不是女魔頭，她是一個大隱隱於市的江湖人？

他又仔細回想著從昨夜到現在林善舞的言行，她的確是拿簪子戳他，可她似乎只是想在圓房上作假，除此之外並無其他舉動……所以真是他誤會了？

若是在此之前，傅家寶發現書中俠士成了真的，那他肯定會喜出望外地撲過去拜師，但是現在這個武功高手變成了林善舞，他頓時有種暗無天日的感覺，莫非他今後要日日屈服在林善舞的淫威之下？

見傅家寶面色越來越難看，明景問他是否有什麼難處？

傅家寶現在是不敢叫兩人幫忙了，書中那些武林高手殺人越貨毫不眨眼，林善舞一看就不是那種正義俠士，萬一她一怒之下暗中傷害他這兩個兄弟怎麼辦？傅家寶雖然納褲，好歹還是有良心的，怎麼可能拖累兄弟涉險？

但回憶起林善舞昨晚拿簪子戳他時的那股狠辣勁，傅家寶又哆嗦了一下，思量了半晌，他猶豫地問道：「怎樣能讓林……娘子與我和離？」

聽了這話，史寇和明景兩人沉默了一下，顯然是沒想到傅家寶不過成親第二日便想要和離。

史寇問道：「傅兄既然想和離，為何不主動提？」畢竟讓一個女人提出和離也太過分了。

聞言，傅家寶一臉苦澀，他……他不敢啊！

史寇和明景不知想到了什麼，兩人看著傅家寶的目光充滿了同情。

三人在香滿樓商量時，林善舞這邊收到了傅家寶進青樓的消息。

她面上冷淡，心中卻冷笑，成婚第二日就敢上青樓，看來是她對他太好了。

跑來向林善舞告密的丫鬟叫阿紅，她只是個灑掃的粗使丫頭，平日裡還要去廚房幫忙，因為地位低，老是被其他丫鬟支使著做事。

今早她又被差去買東西，剛一上街就看見大少爺衣裳不整地在街上跑，阿紅連忙

跟了過去，就見大少爺進了一座掛了粉燈籠的小樓。阿紅聽人說，那是青樓。要換做其他女子，連從青樓前邊走過都嫌髒了眼，但阿紅不同，她出身貧苦，幼時能為了爭一個饅頭滾得滿身是泥，莫說只是從青樓附近走過，就算讓她進青樓當丫鬟，只要吃飽給錢她也願意去幹。

當然，她現在是大戶人家的丫鬟，自然不會自甘墮落去青樓那種地方伺候妓子，但是在看見大少爺進了青樓後，她卻眼睛一亮，覺得自己往上爬的機會來了！她走近一些，努力記住那青樓牌匾上的字，一回來就迫不及待找了機會，把那三個字寫給大少奶奶看。

「大少奶奶，大少爺就是去了這個地方。」

林善舞看了一眼桌上用水畫出來的字，低聲念道：「香滿樓？」

阿紅暗暗記住，原來這三個字這麼念。

阿紅是偏遠地方鄉下人，被買進傅家沒多久，但是樂平縣附近誰不知道香滿樓是什麼地方？

聽見傅家寶竟然去了香滿樓，林善舞的神情便黯淡了下來，但在丫鬟面前，她很快就收斂了那點失態，溫和地對她道：「我知道了，謝謝妳特意趕來告訴我。妳想要什麼賞賜？」

阿紅還是第一次被主子道謝呢，她心跳快了些，小心翼翼道：「奴婢想到院子裡伺候。」

林善舞目光溫和地看著她，點頭道：「好，過兩日我就找機會讓妳進東院。」

阿紅聞言大喜，連忙跪下來磕了個頭，「謝謝大少奶奶！」

林善舞將這個只有十四歲的瘦小丫頭扶起來，摸摸她的腦袋就讓她下去了。

阿紅出去時，撫著被摸的地方，臉有些紅，心也興奮得怦怦跳著，她終於可以進東院了！只是想到大少奶奶，她又不免覺得疑惑，長到這麼大，她還是第一次遇見大少奶奶這樣好看又脾氣好的人，這樣好的大少奶奶，大少爺為什麼不喜歡呢？

阿紅一出去，林善舞面上的溫和就消失了，她抿著唇，開始思量怎麼對付傅家寶。傅家寶現在是她的丈夫，不管關上門來她怎麼對他，在外面時還是要給傅家寶一些顏面，不能逼得太緊，以免傅家寶怨恨她，更不能放得太鬆，否則傅家寶就會輕慢她，這個尺度要如何把握，還得好好斟酌。

她好不容易重活一次，肯定是要好好過日子的，不想讓任何人的舉動和閒言碎語干擾她安寧的生活。雖說這一切對於沒有經驗的林善舞來說有些難，但再難也總好過在江湖中拚殺躲藏的日子。

腦子裡將接下來要做的事情過了幾遍，就聽見屋外有丫鬟喊她。

林善舞叫人進來，問有什麼事。

那丫鬟便道：「大少奶奶，夫人請您待會兒去花園用飯。」

林善舞這才發現已經快中午了，她問：「什麼時候？」

那丫鬟回道：「一刻鐘之後。」

林善舞點頭，丫鬟便下去了。看著這丫鬟離開的背影，她心道：這傅家處處都是

陌生的，還是要培養幾個自己的人手才行。

提起人手，她就想到阿紅，這丫頭看著是個機靈的，暫時收來用，不過一個太少，還是得再找兩個。

心裡想著事，她起身走到梳妝檯前坐下，在妝盒裡挑揀了一番，找出一支素雅的梅花銀簪戴上，又整理了一番林大姑娘的箱籠。

因為林大姑娘是逼著父母換人的，林父林母雖說依了她，但心中已經有了不滿，那原本備好了讓林善暎帶進傅家的嫁妝便減了五成，到林大姑娘手上時只有五畝地、一間地段偏僻的鋪子和銀兩，除了這些銀子外，還有一些銅錢、金餅子等等。林家雖說是富農，但能拿出田地和鋪子已經是極好的了，哪裡有那麼多金銀給一個並不喜歡的女兒做陪嫁，那都是傅家送的聘金，其中包括銅錢、五十兩銀子和一些金瓜子金餅子。

林家雖然扣下了一半嫁妝，但為了讓女兒嫁過去之後不被看輕，還是將大部分傅家送過來的聘金送給女兒當嫁妝，可以說，在這樁婚事裡，林家父母不但占不到半點便宜，還送了鋪子和田地出去，但林大姑娘對此並不滿意，也不知道她一個小姑娘哪裡來那麼大的虛榮心。

林善舞將這些東西一一清點完畢，而後將絕大部分金銀封存，只取出一小部分備用。這些金銀她並不打算用，等她賺到了錢，還會把花掉的補上去，等有機會，再將這些金銀還給林家和傅家。

處理妥當後，時間也到了，林善舞往眼睫上灑了點水，又把眼睛揉紅，才去了花園。

早上辛氏就帶著她將傅家都認了一遍，她自然知道花園在哪兒。

等她到的時候，傅老爺和辛氏以及傅周已經在了，見她來了，辛氏笑著招呼道：「善舞來了，快，坐我這邊。」

林善舞含笑點頭，剛剛落坐，就聽傅老爺問道：「兒媳，妳這眼睛怎麼了？」

林善舞微微一愣，隨即搖頭道：「沒什麼，是我自己揉紅的。」

傅老爺卻不知想到了什麼，臉色立刻沉了下去，對身側站著的管家喊道：「派人去找，看那逆子去了什麼地方！」

管家連忙點頭下去。

林善舞則在辛氏的招呼下拿起筷子，見公公婆婆都動了菜，才跟著吃起飯來。

咀嚼著嘴裡香噴噴的飯菜，林善舞眉目舒展開來，心情很好地想，這樣的日子才是人過的，她再也不要過那種打打殺殺、居無定所的生活，如果傅家寶能早日聽話那就更好了。

一頓飯吃完，管家也回來了，湊到傅老爺身邊說了兩句。

傅老爺本已和緩的臉色又沉了下來，他怒得拍了下桌子，「這逆子竟然敢……」

話說到一半，他瞧見了坐在旁邊眼圈泛紅的兒媳，頓時停住了，只對三人道：「我出去一趟。」話畢就帶著管家匆匆出門了。

林善舞看了眼兩人離去的方向，微微垂眸，露出一個柔和的笑來……

傅家人用午飯時，香滿樓裡，傅家寶三人也吃上了。

不過三人嫌棄香滿樓的酒不好喝，就只用了些菜，史寇和明景兩人一邊吃一邊還給傅家寶出謀劃策。

「女人嘛，所圖就那麼幾樣。」史寇一副過來人的口吻說道：「一是丈夫，一是孩子。你不睡她，不給她孩子，時日一長，她自然就慌了，這麼一慌，肯定就得來討好你，你只要不為所動，讓她心如死灰，這麼一年兩年下來，她受不住自然就會想和離了。」

傅家寶幻想了一番林善舞為了孩子要死要活的樣子，覺得有些不敢相信，懷疑道：「真能管用？」

史寇拍拍胸膛保證道：「自然管用，我娘就是這麼對付我爹那些侍妾的，剛開始她們一個個囂張得很，連著幾年過去都沒生出孩子就慌了，現在站在我娘跟前，連屁都不敢放一個。」

史寇剛剛說完，就見門外走進來一個一身藏藍色衣袍的中年人，仔細一瞧，可不就是傅老爺！

他和明景頓時一個激靈，一句話也不敢說了。

香滿樓裡飄著樂聲，傅家寶還沒發現自己身後站了個人，他對好兄弟自然是非常信任的，想到只要自己堅持一兩年就能擺脫林善舞，激動得臉都有些紅了，忍不住一拍桌子，振奮道：「好，就這麼做！從今以後，我要日日冷落那個女人，不跟她同房，不給她孩子，看她還怎麼在傅家待下去！」

待他說完，身邊卻一片安靜，兩個好兄弟並不像以前那般捧場，傅家寶疑惑道：「你們怎麼了？」

在好兄弟古怪的目光中，他遲疑地一回頭，就對上了傅老爺陰沉的臉……

「放開我！我沒有錯，你憑什麼綁我！」

傅家大宅裡，所有下人都不由支起耳朵抬起眼，朝著大門口的方向望去。

只見平日裡囂張得不可一世的大少爺，被五花大綁著從外頭抬進來，老爺則跟在後頭看著。

下人們暗暗搖頭，大少爺又要倒楣了，也不知道這次要被關多久，早上忘了鎖窗戶的阿麥已經被老爺罰了，這回肯定沒有下人再敢放水了。

他們默默讓開路，就聽見老爺讓人將大少爺關進柴房。

傅家寶被兩個家丁抬著，一路被人看笑話，早就憋了一肚子火，眼見老頭子居然要把他關進柴房那種地方，立刻瘋狂掙扎起來，抬腿的家丁一時不備，竟然被他踹了一下，身上一疼就鬆手了。

傅家寶三兩下掙扎下地，轉身就要往外蹦。不過，他雙手雙腳都被捆著，又能蹦到哪裡去，沒走兩步就被人逮住扔進了柴房。

傅老爺氣憤地道：「你好好反思，什麼時候想明白哪兒錯了，什麼時候再出來。」

傅家寶被人摔在地上，又見傅老爺滿臉鬱色，忽的想起來小時候的事兒，不由道：

「你是為了林善舞出頭對吧？你就知道偏心外人！」

傅老爺簡直都要被氣笑了，他沒再理會傅家寶，而是對周圍下人道：「關他兩天，不許給他送吃的。」

砰的一聲，柴房門落了鎖。

傅家寶癱坐在乾草堆上，不屑地冷哼，爺什麼陣仗沒見過？爺就不相信老頭子還能讓我餓死！

不過在柴房裡待了大半日，等到夜幕降臨腹中轟鳴時，傅家寶還是後悔了，他心道：自己還是太衝動了，應該說兩句好話先哄住老頭子，再另尋機會對付林善舞的。

他這個念頭剛剛落下，忽然聽見柴房門鎖被人打開，緊接著，一個提著燈籠和食盒的女人走了進來。

傅家寶以為是送飯的丫鬟，見她轉身過去關門，他得意地想：老頭子就是說一套做一套，還不是讓人給爺送吃的來了？

但下一刻，他就僵住不動了，因為那個女人轉過了身，露出和女魔頭一模一樣的臉……不不不，這就是女魔頭！

穿著一身淡藍色衣裙的林善舞笑得溫婉，卻從食盒裡抽出了一把匕首，一邊走近一邊問道：「說說，你今日都在青樓裡做了什麼？」

傅家寶盯著那近在咫尺的匕首，脊背一涼，下意識併緊了雙腿。

「妳……妳幹什麼？」

傅家寶這一聲喊得響亮，但他面上神情分明告訴林善舞他在害怕。

林善舞微微揚起嘴角，笑意卻未達眼底。

柴房裡光線昏暗，只有一盞燈籠能照亮一小塊地方，她這皮笑肉不笑的模樣在燭光中彷彿一個羅剎女鬼，嚇得傅家寶連話都說不利索了。

「妳……妳別過來啊，我告訴妳，我已經知道……知道妳不是女魔頭了，妳……妳就是一個稍微有點本領的……的江湖人，本少爺可不怕妳。」

林善舞聞言，不由有些驚訝。

柴房裡有張破舊的八仙桌，桌上擺著一支落了灰的蠟燭，她心裡雖然懷著疑惑，面上卻十分輕鬆。她沒有理會傅家寶，而是先將燈罩取下，點燃了那支蠟燭，再將燈籠掛到牆上，這才握著匕首轉向傅家寶。

柴房裡亮堂了一些，也將傅家寶面上的害怕照得更加清楚。

林善舞微微一笑，說道：「夫君不要害怕，我方才不是說了嗎？我只想知道今日夫君在香滿樓裡做了什麼，除此之外，並無他意。」

傅家寶能信她才有鬼，他雙腿併得更緊，色厲內荏道：「我告訴妳，妳別以為拿著匕首我就怕了妳，這裡是傅家，本少爺隨便喊喊就有人過來！」

林善舞就那麼持著匕首一步步接近，似笑非笑地看著他，彷彿在看一個笑話。

傅家寶覺得自己受到了輕視和侮辱，立刻扯開嗓子喊了起來，「來人啊！來人，有人要害本少爺！」

柴房外一片寂靜，莫說來個人，連隻老鼠都沒有驚動。

傅家寶緊張得渾身冷汗涔涔，他看著近在咫尺的林善舞，忍不住又喊了一聲，「人呢？人都哪去了？快來人啊！快來人啊！」

「本少爺有難，誰敢不來，本少爺就把他趕出傅家！」

「快來人啊！誰第一個衝進來本少爺賞他五貫錢，先到先得！」

「來人啊！快來人啊！只要誰肯來，本少爺統統賞他五兩金子！」

傅家寶喊了好一會兒，大半天沒沾過水的嗓子都要喊啞了，然而還是沒有人來。他盯著毫無動靜的柴房門，幾乎要絕望了。

而林善舞還在看著他笑，彷彿在說：這個蠢豬，大少爺當了這麼多年，卻連個願意幫他的下人都沒有。

傅家寶自尊心受挫，自暴自棄道：「妳笑吧，儘管笑吧，我傅家寶就是死，也絕不向妳屈服！」

林善舞手裡還抓著匕首，面上神情卻十分溫柔，「夫君誤會了，你是我的丈夫，我殺誰也不會殺你啊。」

傅家寶嚥了嚥口水，有些不敢相信，「妳真的不會殺我？」

林善舞轉了轉手裡的匕首，那把匕首在她手中旋轉翻飛，燭光映照下翻出一個漂亮的圓形，她搖頭，面上依舊笑得溫柔，嘴裡卻吐出惡毒的話語，「倒也不一定，若是叫我知道你做了什麼對不住我的事，我第一件事就是卸了你的四肢，再割掉你的命根子，叫你來世投胎只能做太監。」說著，還拿匕首在他身上比了比，彷彿在挑選哪裡的肉好下刀。

傅家寶幾乎要被嚇尿，他渾身抖如篩糠，白眼一翻，就要暈過去。

然而就在他要往後倒時，林善舞不知戳中了他身上哪個部位，他的神志頓時清醒，想暈也暈不過去了。

看著站在他面前的林善舞，傅家寶簡直想以頭搶地，天哪！他上輩子到底害了多少人，做下多少惡，這輩子才會娶了這麼一個惡婆娘！

然而他這個念頭剛剛落下，就見林善舞眼神一厲，冷冷道：「你方才在罵我？」

傅家寶呼吸一滯，險些被她嚇得又厥過去，立刻把頭搖成了撥浪鼓。

見他搖頭，林善舞的面色緩和了一些，她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一副要和氣說話的模樣，道：「夫君沒在心裡罵我就好，畢竟我脾氣不好，萬一哪天夫君說漏了嘴，我可不知道自己會做出什麼事兒來。」

傅家寶腦子一片空白，連連點頭道：「不會不會。」

林善舞笑容越發和氣，她那把匕首在傅家寶的衣裳上劃來劃去，「那好，現在我問什麼，夫君就答什麼，我可不喜歡夫君說謊。」

傅家寶雙手雙腳都被捆著，逃也逃不了，動都不敢動，只能拿兩隻眼睛盯著那匕首，嘴裡不停道：「我今天原本沒想去青樓，是我那兩個好兄弟在青樓，他們請我過去，我們在青樓裡就看書吃菜聊天聽曲，別的什麼也沒幹！」

一口氣說完，他連大氣都不敢喘，兩隻眼珠子幾乎要瞪成鬥雞眼了。

林善舞見他不似作偽，又問道：「這麼說，你還是童子身？」

傅家寶聞言，只覺得屈辱極了，但形勢比人強，他不得不點頭。

林善舞見狀，目光卻一亮，更加堅定了調教傅家寶的決心，要知道在這個世界上，想找個出身不差卻還是童子身的男子可不容易。

她心情好，就決定對傅家寶溫柔些，「夫君真好，我就喜歡身子乾淨的。」

傅家寶聞言，卻覺得眼前一黑，她這話是什麼意思？難不成就因為他的童子身，她就賴定他了？

沒等他從這悲慘的現實中醒過神來，就見林善舞手一抬，匕首朝他刺了下去，傅家寶立刻發出一聲淒厲至極的慘叫。「啊啊啊啊——」

叫了一會兒，忽然發覺不對勁，傅家寶後知後覺地低下頭，這才發現匕首沒刺進他體內，而是割開了綁著他的繩索。

林善舞動作輕柔地幫傅家寶把身上的繩子扯開，見他渾身僵硬不敢動彈，笑道：「夫君怕什麼，我剛剛與你說笑呢，夫君是我的丈夫，是我的天，我哪裡敢殺害夫君呢？」說罷又指了指那食盒，「我是來給夫君送飯的，夫君一定餓了吧。」傅家寶渾身僵硬地被拉到桌前，他看見林善舞放下匕首，從食盒裡端出一盤盤尚有餘溫的飯菜，一副賢妻良母的模樣，有些受寵若驚道：「這……這真是給我帶的？」

林善舞點頭，拿起一碗飯遞到傅家寶面前。

米飯的香味飄過來，傅家寶腹中轟鳴一聲，看著飯菜的目光都要發綠了。

林善舞甚至夾了一筷子肉給他，「吃吧，都是夫君愛吃的。」

傅家寶接過碗，許久才緩過勁兒來，他定了定神，心道：現在看來，惡婆娘方才全是在嚇唬我，她根本不敢殺我，所以菜裡一定沒毒，我前頭真是傻了，竟然會被惡婆娘嚇住，殺了我她自己也跑不掉，她怎麼會做那麼蠢的事？

如今本少爺要做的就是跟惡婆娘周旋，臥薪嘗膽找出這惡婆娘的破綻，然後逐一擊破，自然，當務之急是填飽肚子。

於是傅家寶拿起筷子，狼吞虎嚥地吃了起來。

林善舞在他吃到一半時，開口道：「明日就是我回門的日子，夫君在我爹娘跟前，知道該怎麼做嗎？」

傅家寶扒飯的動作一頓，跟珠子一轉，他怎麼這麼蠢，就算整個傅家都對付不了林善舞，難道她的爹娘還對付不了嗎？到時候他只需在她爹娘跟前……

林善舞見他走神，聲音沉了沉，「夫君。」

傅家寶渾身一哆嗦，立刻放下飯碗點頭道：「知道知道，明日在岳父岳母面前，我一定全都照妳說的做。」

林善舞這才滿意，她目光一轉，又問道：「夫君方才說我是江湖人，那夫君又是怎麼知道的？」